戲劇研究　第22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18年7月　頁1-34
DOI: 10.6257/JOTS.201807_(22).001

明末清初落難女子題詩與文人託喻：論丁耀亢《西湖扇》的寓意寫生*

林智莉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前言

明清男性文人對落難女子題詩興趣濃厚，透過蒐集、唱和、出版或改編傳播這些作品，動機各異，或探奇嗜好；或抱持同情與愛憐；或宣揚女性道德的教化用意；或寄託一己心志等，[1]無論動機爲何，大多數討論、唱和、宣傳或改寫女子題詩作品，或多或少寄予對詩中女子處境的憐惜與思想行爲之肯定。丁耀亢（字西生，號野鶴，1599-1669）作於約順治十年（1653）的《西湖扇》是目前筆者所見改編落難女子題詩最早的戲曲作品。內容以宋娟及宋蕙湘兩位明清改朝易代落難女子題壁詩爲原型，移轉時空至宋金交戰時期，敷演西湖名妓宋娟娟與大家閨秀宋湘仙兩女子被擄北上，與風流才子顧史一段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此劇目前學界大都指向寫曹爾堪（字子顧，號顧庵，1617-1679）與宋娟兩人事蹟，寫成之後文壇討論不多，[2]丁耀亢自己的詩文集也鮮少提及此劇演出情形，

* 本論文爲106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渡世之寓言：從丁耀亢戲曲創作看明末清初度脫劇的時代精神與藝術展現」部分研究成果。投稿本刊時，承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惠賜寶貴意見，裨補闕漏，特致謝忱。

1 相關研究可參考蔡九迪〈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第五章「女子題壁詩考」、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林津羽《無名／匿名與暴力書寫——明末清初女性題壁詩之研究》等論文。

2 筆者翻閱明清相關曲論、劇論，只見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十「國朝院本」有「紫陽道人一種《西湖扇》」一筆資料。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輯：《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如其子丁愼行〈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所言，此劇亡佚已久，四方友人求之不得，每以爲憾。直至甲寅春（康熙十三年，1674）丁愼行始於友人案頭得之，付梓重刊，故而同時期文人無緣過目，討論亦少。[3]近世因女性研究與清初遺民議題興盛，該劇重受關注，研究方向多聚焦《西湖扇》中才子佳人故事[4]、曹爾堪與宋娟事蹟之虛實[5]、或題壁詩反映的女性文學[6]等等。以上研究方向皆呈顯該劇部分內涵與背景事實，但考察丁耀亢創作意圖，仍發現幾個有趣現象：首先，當時落難女性題詩多爲無名氏，因礙於身分難以暴露，或逃難間倉促寫就難以署名等原因，[7]然丁耀亢取材兩首詩不僅確知作者名姓，其中宋娟似與其好友、當時詞壇才子曹爾堪有過一段風流韻事。曹爾堪爲浙江嘉善當地望族，世代以儒學傳家，爲清初柳州詞派代表人物，[8]風流倜儻，流傳不少與女妓間的風

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頁299。

3 丁愼行〈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云：「先惠安公壽逾古稀，竟赴修文之召，諸如所著《天史》、《陸舫》、《椒丘》、《江干》、《歸山》、《聽山亭》、《逍遙遊》、《漆園草》、《化人遊》、《赤松遊》、《表忠記》、《非非夢》、《星漢槎》等，久已流傳遠近，膾炙人口，惟《西湖扇》刊本失傳。四方大人君子，吊故人求遺書者每以爲憾。甲寅春，偶於友人案頭得之，如獲重珍。」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41。以下丁耀亢著作皆引此版本，不再贅述。

4 如石玲〈丁耀亢劇作論〉談及《西湖扇》是一部亂世中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的劇作，其中還寄寓丁耀亢的政治理想。收入李增波主編：《丁耀亢研究——海峽兩岸丁耀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19-252。賴慧娟〈論《西湖扇》與《桃花扇》中「扇」之砌末運用與象徵意義〉一文，從「扇」的運用討論《西湖扇》才子佳人一線的布局與象徵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19期（2004年12月），頁105-132。

5 如劉洪強認爲宋娟故事是虛構出來的神話。參見劉洪強著：〈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眞僞考〉，《中國典籍與文化》總第88期（2014年1月），頁51-56。

6 如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等文，從女性書寫與男性和詩或評析的性別角度探討落難女子詩詞所傳達包括性別、創傷、歷史記憶與貞節等多重意象。

7 蔡九迪〈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一文提到：「題壁詩的作者大多寂寂無名，其中女性佔了絕大的比例。」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03。另一學者合山究研究女子題壁詩也認爲其與閨秀詩人不同的是「在驛亭或寺院牆上題詩的多爲無名女子。」見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第五章「女子題壁詩考」，頁441-456。林津羽碩士論文也以《無名／匿名與暴力書寫——明末清初女性題壁詩之研究》爲題探討該類詩作不署名原因。（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8 王靖懿：〈曹爾堪家世與生平事迹考索〉，《河池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2012年6月），頁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流韻事。[9]若據丁愼行〈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言該劇創作目的爲石渠先生所託：「石渠先生，天下有情人也。懇求先惠安公一喏而借題說法，寓意寫生，遂使才子佳人苦海離愁，一旦作登場歡笑。」[10]而石渠先生即曹爾堪，[11]則此劇即爲曹爾堪請託丁耀亢所作，目的是一圓才子佳人團圓夢。然〈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又謂此劇「借題說法，寓意寫生」，似有意藉寫生曹宋二人眞實事件，寄託寓意。再者，若細繹《西湖扇》內容，發現此作與那些悲憐女子落難、宣揚女子才德、或藉宣揚女子才德而書寫懷抱的文人作品不盡相同，雖以宋娟與宋蕙湘逃難事蹟爲背景，以顧史與劇中兩名女子宋娟娟與宋湘仙悲歡離合爲主軸，但劇中兩名女子的形象無疑是模糊的，人物刻劃不鮮明，情愛故事亦不動人，反觀另一出使金國的陳道東卻相對突出，看似副角，鋒芒強過主角。據此看來，《西湖扇》創作動機似不單純演繹一才子佳人故事，背後有更強烈之託喻。然此劇有所本，於寫生之際如何託寓，丁耀亢這位劇壇能手如何透過巧妙技法進行劇本創作？又如何寄寓心志？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因此，本文擬先分析丁耀亢原初的創作動機；其次，如何透過兩首落難女子題壁詩與曹爾堪事蹟爲寫生題材，進行不同體裁轉化與改編；最後，如何透過刻鏤故事，轉繹旨意，寄寓一己創作目的與情思。

一、《西湖扇》題材的擇選——文人的落拓與酬饋

丁耀亢《西湖扇》是筆者目力所及第一篇改編落難女子題壁詩的劇作，其寫作動機與取材學者多有討論，主要認爲該劇寫的是西湖女妓宋娟與曹爾堪的故事。主要論證來自於《西湖扇》前引錄了〈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指出她與魏里顧生於西湖私訂終身，後因戰亂被擄北上，題詩清風店壁等待顧生救贖的心境與過程，顧生據學者研究即爲曹爾堪；[12]又丁愼行於〈重刻《西湖扇傳奇》始

9 曹爾堪有多首作品專爲女妓而做，馮金伯《詞苑萃編》說其《高陽臺》一闋即寫一女伶：「未知女伶何人，知學士猶有白傅情懷。」李調元《雨村詞話》亦說：「曹顧庵爾堪《南溪詞》多咏妓作。」參考劉洪強：〈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眞僞考〉，頁53。

10 丁愼行：〈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頁741。

11 李惠儀認爲石渠先生有可能即曹爾堪，曹爾堪在其詩詞中曾自稱石渠，但此事仍有待進一步考證。見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收入漢學研究中心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年），頁171。

12 同上註，頁1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末〉中提到該劇是石渠先生請求丁耀亢讓才子佳人有個美好結局而做，石渠先生即《西湖扇》中主角顧史的別號（第一齣〈訂遊〉：小生姓顧名史，別號石渠）；再加上丁耀亢作有〈曹子顧太史寄草堂資三百緡時爲子顧作《西湖傳奇》新成〉一詩，據此推論當是曹爾堪請求丁耀亢爲其與宋娟的悲歡離合故事譜曲傳唱而作，完成後曹爾堪贈金以爲酬謝。[13]但是否眞有宋娟其人其事，學界仍有異議，如劉洪強在〈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眞僞考〉一文舉出七點證明宋娟此人此事爲虛構，主要論證爲曹爾堪諸多好友詩文集多無論及此事，甚或有談及曹爾堪與其他女妓的關係，但絕無提及宋娟之事。[14]

曹爾堪及友人詩文集確實少見宋娟的相關記載，[15]但就此推論宋娟其人其詩僞作卻也不太可能。首先，同時期文人諸如宋犖（1634-1713）〈清風店口號〉、黃永（生卒年不詳）〈長店訪劉峻度寓中適遇方孝標兄弟以清風鎭宋娟詩見示〉、沈季友（約1692年前後在世）〈題清風店〉等和詩言之鑿鑿，若僞作，誰僞作？用意爲何？應會透露些許端倪，劉洪強亦無提出具體證明；再者，丁耀亢〈感宋娟詩二首序〉明言「都中盛傳其事」[16]，若僞作，以丁耀亢與曹堪爾交情，當不至於不知情。

然有些問題可進一步釐清。其一，宋娟〈清風店題詩〉從頭至尾沒有出現「曹爾堪」之名，只在最後一段「又聞洞山方，風流當世傑。爾既善顧郎，何不一救妾？」[17]稱「顧郎」，其餘皆稱「公子」。[18]其二，丁耀亢《西湖扇》引宋娟原詩前還收錄一篇長序文，序文完整交代宋娟與「魏里顧生」之事，但其他人詩文集均不見收錄這篇序文，又此序如劉洪強所質疑洋洋灑灑六百言，在牆上

13　詳參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頁169-171。

14　詳參劉洪強：〈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眞僞考〉，頁51-56。

15　目前筆者僅見浦湘青（生卒年不詳）〈雲孫以宋娟詩見示〉、宋犖（1634-1713）〈清風店口號〉、黃永（生卒年不詳）〈長店訪劉峻度寓中適遇方孝標兄弟以清風鎭宋娟詩見示〉、沈季友（約1692年前後在世）〈題清風店〉、張應昌（1790-1874）〈題清風店〉、吳仰賢（1821~1887）〈清風店〉及丁耀亢〈感宋娟詩二首〉與《西湖扇》卷首附錄宋娟詩并序等，曹爾堪詩文集確實不見宋娟相關記載。

16　丁耀亢〈感宋娟詩二首序〉云：「娟，浙中名妓。歿於兵，題詩清風店壁，寄浙中孝廉曹子顧求贖。都中盛傳其事。」《陸舫詩草》，《丁耀亢全集》，頁43。

17　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西湖扇》，收入《丁耀亢全集》，頁743。

18　筆者以爲最後「又聞洞山方」四句有可能爲丁耀亢添作：其一，前皆稱「公子」，後改稱「顧郎」，忽然改變稱謂不合理；其二，張應昌（1790-1874）〈題清風店〉一詩，引宋娟原詩沒有此四句，或可爲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這麼多字，牆面要有多大？且在士兵監視下完成，似乎不太可能；[19]其三，此篇序文十分完整，與《西湖扇》情節大致吻合，〈序〉中皆稱「顧生」，即劇中主角「顧史」，對照《西湖扇》第十六齣〈雙題〉，丁耀亢引宋娟原詩入戲時，將原詩「武林遇公子」改爲「武林遇顧生」。因此，筆者據以推論，宋娟有題壁詩寫其被擄北上，祈求曹爾堪救贖之事，但收錄於《西湖扇》前的〈序〉完整鋪陳顧宋兩人情史，極有可能是丁耀亢爲鋪展劇情而添作，故〈序〉中皆稱「顧生」、「顧郎」，不若原詩稱「公子」，亦非「曹生」、「曹郎」，此「顧生」、「顧郎」即《西湖扇》中的主角，這也就可以解釋李惠儀提出〈序〉稱「顧」不稱「曹」的疑惑。[20]

〈序〉作目的可以補足宋娟形象，宋娟一詩多自敘悲苦情懷，雖體現生命重大轉折時的心念，但人物與時空的表現是集中、片斷的，如方秀潔所言詩與詩序的重要關係：詩中表現多傾向對舊日和平美滿生活的懷念，記述重大時刻，以及突出作者的道德品質、決心意志和英雄主義；而序文則是自傳性的，提供作者身分、家庭背景、教養，及在最後時刻的行動，強烈希望被記住的願望以及對讀者的囑託等。[21]丁耀亢爲詩添序，併陳於劇作之前，不僅可以豐滿宋娟此一人物完整身世背景、形象與曹宋兩人情史，也可據此順理鋪陳戲曲美學敘事與抒情的雙重功能。所以，宋娟此人此詩不見得是虛構，至於〈序〉僅出現於《西湖扇》，且是最完整鋪陳曹宋兩人關係的文字記載，極有可能是丁耀亢爲劇虛構。

因劇本改編自當時眞實事蹟，創作動機同樣令人感興趣。若石渠先生即曹爾堪，據丁愼行所言是曹爾堪要求丁耀亢所作以寬慰古今曠男怨女，成全才子佳人之美意。但從〈曹子顧太史寄草堂資三百緡時爲子顧作《西湖傳奇》新成〉一詩看來，丁耀亢談到《西湖扇》創作似乎有更濃厚的金錢救濟之意味，詩云：

> 扁舟無力附天風，野泊寒溪老釣翁。小草自慚桃李外，散樗久在藥籠中。高軒過後餘塵榻，陸舫別來似斷篷。一字百緡勞太史，西湖詞賦幾人同。[22]

19 劉洪強：〈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眞僞考〉，頁54-55。

20 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頁170。

21 方秀潔：〈明清女性創作絕命詩的文化意義〉，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頁99。

22 丁耀亢：〈曹子顧太史寄草堂資三百緡時爲子顧作《西湖傳奇》新成〉，《陸舫詩草》，頁2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中丁耀亢自謂無力攀附權貴扶搖直上，只能屈居寒溪當個野叟釣翁，對比望族之後、清初詞壇大家的曹爾堪之身分與際遇，丁耀亢卑微的以「小草」、「散樗」自稱，與丁耀亢向來給人的疏狂形象極不相稱。[23]詩末提及劇成酬金之事，由「一字百緡」，曹爾堪共贈資「三百緡」看來，應即「西湖扇」三字的酬金！三百緡即三貫，亦即三百兩銀，如以《紅樓夢》經典橋段劉老老於大觀園撥著算盤計算那籠螃蟹價錢，驚呼二十多兩銀子已夠莊稼人過一年生活，應不算是一筆小數目。「勞太史」三字雖表達對贈金一事的感謝，卻也透露無奈的愧嘆與自我嘲諷。

不妨印證丁耀亢同時期其他詩作，可發現「窮困」與「飢餓」一直是他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困境與陰霾。自清兵入關時四處逃難，流徙東海島上，朝不保夕，生活困頓自不待言；戰事稍歇，因避不仕清，家產又於戰爭中橫遭搶奪，依然過著貧困生活，第一部劇作《化人遊》便是作於此時，是有感同樣不仕異族，爲生計四處投刺以求溫飽的李長科（字小有，1589/1590-1657）處境而作。〈《化人遊》歌寄李小有先生，先生困於遊，寓言〈飢驅〉、〈明月〉諸篇，因作《化遊》以廣之〉一詩說明作劇用意，即欲以劇中逃離現實困境、召集仙友四海逛遊的何野航，如何在海上歷難後悟得逍遙自適之心境轉化，寬慰如李小有一般受饑困於現實生活之人。[24]〈《化人遊》歌寄李小有先生〉一詩雖戲言海上寶物千萬，可供李小有任取，以詼諧態度化解飢餓尷尬，但字裡行間也透露貧困事實的無奈。[25]即便在清朝政局穩定，爲了生計丁耀亢同意出仕，由順天籍拔貢擔任鑲白旗教習，遷居京城，於寓所「陸舫」交結朝廷重臣、名公巨卿，如王鐸（字覺斯，1592-1652）、傅維鱗（字掌雷，1608-1667）、張縉彥（字坦公，1599-1670）、劉正宗（字可宗，1594-1661）、龔鼎孳（字孝升，1615-1673）等人，

23　丁耀亢常以「狂」自我定位，《出劫紀略》自謂「少年狂率，與俗多忤，每不合於眾。」〈自述年譜以代挽歌〉也自謂「弟侄奮飛，寒余獨苦。嚴嚴正性，不合於時。」《化人遊》中的狂生何野航也是丁耀亢的自我寫照。

24　關於《化人遊》創作動機可參看林智莉：〈遺民的求仙路：從《化人遊》與《赤松遊》看丁耀亢的遊仙與證道〉，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曾永義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頁597-626。

25　丁耀亢〈《化人遊》歌寄李小有先生，先生困於遊，寓言〈飢驅〉、〈明月〉諸篇，因作《化遊》以廣之〉云：「如此遊客百不憂，先遊五岳後瀛洲。一帆風順到丹丘，其山主人喜客留。千笙萬鶴百瓊樓，龍宮珠玉無人收。更許眾客把豐抽，李君《飢驅》先伸喉。」中的李君即李小有，因其作《飢驅拙言》表達他因貧困四處求人的窘境，故丁耀亢在詩中戲稱允許李小有先打抽風。《逍遙遊》，《丁耀亢全集》，頁7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往來唱和，日子看似風光愜意，但生活情況實無多大改善，居陸舫期間寫成的〈客況〉可爲代表：

> 不敢出門去，長安揖客稀。新交嫌縱酒，時事諱言詩。風急沙蒙面，天寒雪打衣。空齋烟火少，長怯夜深歸。
>
> 破葦連蓬壁，風檐夜獨鳴。詩窮如失友，金盡似輸枰。世變荒人志，交多識物情。無聊生理缺，僮僕許逢迎。[26]

「空齋」、「金盡」之嘆時常出現丁耀亢詩中。面對基本的生理需求，狂傲的丁耀亢也只得不顧顏面，逢迎承順、受人饋贈。這是丁耀亢的生活常態，如順治六年（1649）歲末亦有〈薛夫子歲終饋草堂資〉一詩：

> 礫釜炊烟老賃舂，經年書劍未從容。故山欲去愁逢虎，新館初開學豢龍。布褐自憐銷雨雪，蒯緱誰爲贈芙蓉。爨桐羞負知音賞，海內空傳識蔡邕。[27]

詩中除由衷感謝薛夫子歲末贈資以度寒冬，也抒發知音不遇之慨嘆。這是一體兩面之事，縱使陸舫期間看似交友廣闊，然上述友人多位居高官顯要，丁耀亢區區一教習，身分與生活樣態與之自然有別。是以，貧困是此一時期創作主訴，而「知音難覓」同樣頻繁出現在此時的詩歌創作中，如〈除夕答王敬哉先生二首．其二〉所云「老因嗜古詩仍傲，貧欲依人調已孤。千里氣衰憐櫪馬，一枝冷豔羨林鳥」同樣抒發「貧」與「孤」的愁緒。[28]

《西湖扇》一劇約完成於順治十年（1653），曹爾堪順治五年（1648）曾北上赴京應試，留住京師期間造訪丁耀亢居所陸舫，兩人有較密切往來與詩文唱和，丁耀亢著有〈己丑新正二日曹子顧匡九畹宋艾石傅上生共集小齋大司馬張坦公偶至〉一詩，記錄文友同聚、即席分韻之事，詩中將曹爾堪比擬爲曹子建，詩成特意標注「子顧詩先成」，特別推崇。[29]宋娟一事也在此時「都中盛傳」，故極有可能因此曹爾堪出資請託丁耀亢爲之作傳，爾後有「一字百緡」之酬金。從

---

26 丁耀亢：〈客況〉，《陸舫詩草》，頁19-20。

27 丁耀亢：〈薛夫子歲終饋草堂資〉，《陸舫詩草》，頁50。

28 丁耀亢〈除夕答王敬哉先生二首．其二〉全詩：「竹葉椒花共一爐，客狂求醉事非迂。老因嗜古詩仍傲，貧欲依人調已孤。千里氣衰憐櫪馬，一枝冷豔羨林鳥。春來汗漫多佳勝，何用扁舟憶五湖。」《陸舫詩草》，頁25。

29 丁耀亢：〈己丑新正二日曹子顧匡九畹宋艾石傅上生共集小齋大司馬張坦公偶至〉，《陸舫詩草》，頁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丁耀亢的處境看來，對於清初不仕、不受重用的明朝遺民或具遺民情懷的文人而言[30]，生計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們，王璦玲在〈清初江、浙地區文人「風流劇作」之審美造境與其文化意涵〉一文中提及一批「清客山人」，如李漁、徐石麒、萬樹等，或販文、或以筆耕糊口、或終其一生貧困等，[31]這群人恐怕在所謂身分自我認同的易代心靈調適外，同時面對的是生活更現實的溫飽問題，丁耀亢亦如此，然其不像李漁般「硯田糊口」，走向職業販文者，而是靠著教習的微薄俸祿與交往名公雅士的饋贈資助度日，我們看到他對生活貧困與易代情感的糾結，及一介狂生卻接受救濟的無奈情緒。

《西湖扇》一劇不單純是文藝創作，更是一種酬酢救濟之作，從中反映當時部分不仕或位卑的明朝遺民生活困境，這種對生活的不滿混同易代的國族情緒，更易強化其遺民情懷。或許當關注這群對改朝易代充滿怨懣、無奈、徬徨，或在新朝產生自我認同懷疑的文人作品時，生活需求的匱乏也是此複雜情緒中重要的一環。

二、《西湖扇》的轉化與改編

（一）性別視角轉換與書寫關懷

《西湖扇》本事由宋娟與宋蕙湘兩首（組）題壁詩而來，宋蕙湘詩爲七言絕句四首，聚焦於北擄過程悲苦遭遇與心境寫照，抒情意味濃厚；宋娟詩則爲五言敘事長詩，有較多內容述及身世、才情與不幸遭遇，即使如此，兩詩仍呈現相近的論述主軸，表現出相同的關懷與情感：一則皆以回憶倒敘書寫悲慘遭遇與心境，此種書寫形式傳達一種勢不可回、局不可逆的無奈。因爲不可回、不可逆，所以字裡行間充滿無奈與怨懟，如宋蕙湘只能恨蒼天，喟嘆「今日相思渾

30 「遺民」一般指稱改朝換代後，不仕異朝之人。但多有始不仕而後失節或雖仕異朝而心懷故國之人，此等人交雜新舊朝複雜情思，趙園以「遺民情懷」稱之，認爲是文人與故朝的一種情感聯繫。丁耀亢後俸清祿，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遺民」，但他始初堅不仕清，後雖失節，從其詩文戲曲作品中，屢屢可見對故明之思，對仕清之悔，此即趙園所謂「遺民情懷」之展現。關於「遺民」研究詳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爲一種現象的遺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4年）。

31 王璦玲：〈清初江、浙地區文人「風流劇作」之審美造境與其文化意涵〉，《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頁3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夢，算來可恨是蒼天」[32]；而宋娟則以「孽」、「命薄」的宿命觀做爲今日悲慘遭遇的原因，自謂「人謂妾顏好，妾謂前生孽」[33]、「而我命薄妾，終當染鋒血」[34]，對生命充滿宿命論與無力感，是這兩首（組）詩最主要的基調。二則對於被擄北上苦難的描述，如宋蕙湘詩中「廣陌塵沙滿鬢鴉，北風吹雨落鉛華。可憐明月箜篌引，幾度窮廬伴暮茄」[35]，宋娟詩中「哼哼破車中，塵土滿鬢髻。塞馬嘶寒風，玄冰眞慘裂」[36]等，雖是實境實情之描寫，更有營造顛簸流離悲苦以博同情救贖之用意；易言之，詩中透過文字書寫，刻意展現才女之悲，引起觀讀者，尤其是男性文人雅士的留意與同情，等待救贖機會。三則將人生最後期望寄託於有心人的救贖，救贖的人選即預設的讀者，宋蕙湘詩中「誰散千金齊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37]，沒有預設固定人選，或說是預設所有對題壁詩有興趣的文士，只要其中有一曹孟德，便能如蔡琰般獲救，所以她等的是一個渺茫脫離苦海的機會；而宋娟不同，不僅有特定待贖之人「公子」（或即顧郎），其預設讀者即是「公子」，詩以一種書信手法寫成，寫給公子看，詩作後半尤以近乎吶喊的口吻祈求公子救贖，「公子爾多情，豈忘西湖月？公子爾多智，豈不諒我節？公子爾任俠，忍妾委虎穴？公子爾多交，交豈無豪傑？媒妁扇上詩，顛沛不忍撇。忍死一相待，悲酸難再說。」[38]動之以情、說之以理，聲聲呼喊，情眞意切，待贖之心十分強烈。此外，宋娟詩中特別反覆陳述貞節與殉死之事，「晝則強歡笑，夜則潛哽咽」[39]、「胡不即就死，心爲公子節」[40]、「公子爾多智，豈不諒我節？」等也隱約透露在戰亂中失節卻不殉死的自我辯解，以求得諒解。此一現象在其他女子落難詩中多有所見，因失節不死的自我解說不僅是落難女子證明自身清白、人格高貴的必要，也契合同在易代失節的男子的徬徨心靈，使之從中得到撫慰，這也是題壁詩受到易代文人青睞的原因之一。[41]

32 宋蕙湘：〈宋蕙湘原詩〉，《西湖扇》，收入《丁耀亢全集》，頁745。
33 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頁743。
34 同上註。
35 宋蕙湘：〈宋蕙湘原詩〉，頁745。
36 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頁743。
37 宋蕙湘：〈宋蕙湘原詩〉，頁745。
38 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頁743。
39 同上註。
40 同上註，頁744。
41 關於對落難女子節操的讚嘆所表現的男子政治立場，李惠儀有精闢的析論。她認爲女子殉難可賦予守貞不辱的道德意義，其政治性可強化、可淡化，頗有伸縮性；也可解讀爲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言之，兩首（組）詩明顯可見或足以代表當時落難女子普遍的書寫內容與情懷，對於易代轉變她們感受到的是離開溫柔鄉的無奈與艱困，對於未來，她們祈求的是一個有心人助其脫離苦海，甚或給予往後生活保障。對於此一原型，丁耀亢在創作《西湖扇》時雖保留了一條男女情愛敘事主軸，但細讀文本，原詩中女性作者強烈之獨白及刻意刻劃的矛盾苦痛在劇中被淹沒且淡化了，這或與戲劇敘事型態拉長時間軸線，同時刻劃並呈現眾生形象，無法焦聚於一人之聲情有關，但作者丁耀亢的男性視角，恐怕與此轉變更密切相關；亦即對於易代之轉變，男性有不同的關懷、感受與看見。

湖上鷗吏爲《西湖扇》作〈敘〉時已明白點出此一現象：

> 自古絕世才媛，不經流離播遷，其幽思不出，而其名必不傳。如明妃文姬皆有漢一代名姝，使當時者羈縻不行，烽烟淨息，則兩人且弱質老於宮中，摛詞不出牖下，顧安得聲施至今，令聞其事者感慨唏噓！讀其詞者婉轉欲絕，如墨客詞人所云云哉？故曰：佳人薄命，非命薄也，夫固以命薄傳其佳也。[42]

這裡反映一個性別視角與關懷間的強烈對比：當落難女子感慨一己之薄命，因烽火爭戰而流離失所，甚而悲訴一己離鄉去國之幽思時，就一男性眼光看來，卻是足以留名青史的絕好契機，故明妃、文姬去國之悲的千古憾事，此刻竟成爲男性眼中得以「傳名」或「傳爲佳話」的典範，甚或投以欽羨之目光。

若湖上鷗吏解讀無誤，丁耀亢寫作《西湖扇》顯然並非歌詠男女情愛之作，〈敘〉中繼續剖析：

> 及來湖上，則放鶴主人已攜友人成本矣。主人事業文章炳寓內，所過甘霖沛四野，所著作篇章皆成霹靂聲，何有於香奩數小詩而爲傳奇若此？然而爲此者，正如以宋廣平而賦梅花，欲使覽者知絕世才媛，遭時不遇，以播遷發其幽思，因淪落而傳其姓字，爲天下憐才者一澆塊壘也云爾。[43]

湖上鷗吏直接指出《西湖扇》寫作目的並非爲了才子佳人故事，以放鶴主人丁耀

身、殉夫、殉父母、殉國等，有周旋之餘地。比起男子抗清，只能抽象描寫不同。所以男子可以透過表彰或同情女子殉節，傳達其政治主張與看法。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總14期）（2010年12月），頁289-344。

42 湖上鷗吏：〈西湖扇敘〉，《丁耀亢全集》，頁742。

43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亢之聲望，絕不會爲幾首香奩小詩而成傳奇，因爲男女間的私人情愛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無法成就文章事業，宋娟、宋蕙湘詩中祈求有情人憐愛的心思，自然也不是這些偉大文人或其作品所關注的重點。湖上鷗吏此一看法當不僅指向丁耀亢或《西湖扇》，應亦代表當時部分文人對才子佳人劇作的看法。接著湖上鷗吏直接點明劇作用意爲「欲使覽者知絕世才媛，遭時不遇，以播遷發其幽思，因淪落而傳其姓字，爲天下憐才者一澆塊壘也云爾。」他舉用了唐玄宗名相宋璟（字廣平，663-737）的典故，宋璟爲人剛毅正直，鮮吐婉媚之詞，人稱「鐵石心腸」，少時卻作有清麗富豔的《梅花賦》，因得蘇味道（648-705）賞識而得以知名於當時。皮日休（字逸少，約834/840-883）曾賦〈桃花賦〉謂：「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44]透過文采以留名顯達之喻明顯可見。而〈敘〉所謂「覽者」或「天下憐才者」，理當也同是遭逢不遇，恐名不留世之人，而此劇正足以一澆其塊壘，因唯有不遇，才有傳名之機會。

湖上鷗吏顯然是了解丁耀亢的，對照丁耀亢對宋娟題壁詩〈感宋娟詩二首〉的註解，亦抒發相同的感慨：

> 一首新詩海內傳，人人解識惜嬋娟。不知國士埋塵土，馬上何人薦惠連？春盡飛花故苑空，休憐紅粉泣東風。燕臺馬瘦英雄盡，白草黃沙失路同！[45]

丁耀亢將蟬娟對語國士，紅粉對語英雄，前者雖坎坷，尚得人解惜而傳其名，後者實爲悲涼，竟無聲無息隱沒於時代動亂之中。詩作顯然對宋娟的遭遇羨慕多於同情，至少其詩尚能海內流傳，使人人憐惜，反觀埋於塵土之士，如何能求一揚名立萬？詩中道盡了「失」與「盡」的惆悵與焦慮。足見改朝易代、烽烟戰火之亂世，落難女子關心一己能否再有一美好歸宿，而不遇、不仕文人在如何安身立命的同時，憂心的仍是傳統儒家留名傳世之不朽思想。

這樣一個強烈留名的想望，在立功、立德已渺茫的同時，立言自是最後可爲的一條路，故「英雄不死或立言」[46]的生命價值是丁耀亢此時熱切追求的，戲曲產生的效益又較其他文類爲大，更能深植人心，基於此一目的，丁耀亢利用《西

---

44 皮日休：〈桃花賦〉，收入董誥等編：《欽定全唐文》第17冊卷796（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2年），頁10529。

45 丁耀亢：〈感宋娟詩二首〉，《陸舫詩草》，頁43。

46 丁耀亢〈冬夜過張天石京兆逢大司馬張坦公泥飲歌聲慨發因爲大醉行〉有云：「英雄不死或立言，坎壈詩文眼中淚。」《陸舫詩草》，頁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湖扇》爲己發聲留名用意可見。然《西湖扇》有一本事可循，架構大致抵定，丁耀亢如何於既定架構外別出心裁，寄託其寓意？

（二）虛實交錯的情節布局

《西湖扇》採雙線發展，一寫悲歡離合，一寫國家興亡，與《桃花扇》有異曲同工之妙。[47]但《桃花扇》全劇「據史考證」，丁耀亢卻遊走於虛實之間——顧宋故事雖是眞人實事改編，但三人心境卻是丁耀亢揣摹虛設；另一陳道東雖是虛構人物，但心境獨白卻是丁耀亢心理寫實。易言之，丁耀亢採取一個奇筆，顧宋一線事實境虛，陳道東一線則事虛境實，兩線交錯穿插，各佔全劇約一半分量，繫結於一大時代變動下，寫生同時又寄寓一己心志。

二線看似比重均分，作者筆力卻有所偏重。顧宋一線雖主實副，主要以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內容發展，以曹爾堪與宋娟爲原型，從兩人西湖相遇、相知、相惜、遇難、離散，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爲結，另旁增宋湘仙一角，以製造奇遇及巧合。故事圍繞一柄扇子生發，宋湘仙的扇子於三月清明遊西湖時遺失，顧史拾去贈予宋娟娟，成爲定情信物，後因金兵南下，三人分別遭擄北上，離散後宋娟娟賭扇思人，於清風店題詩，扇又不愼遺失，巧被宋湘仙拾回，後宋娟娟入官府爲紡織女，宋湘仙則被金國將軍婁室擄走爲妾，遭婁室妻百般凌虐，本欲投井自盡，被耶律楚材救起，送往皇姑寺出家，皇姑寺元宵法會，顧史、宋娟娟分別前往，久別重逢，再續前緣，顧史也於道觀中再見宋湘仙及此扇，竊走扇以戲弄宋湘仙，最後三人因扇相認，各敘遭遇，在皇家賜婚下，共結連理。故事在扇的失／得間敷演一段佳事，緊扣「這一柄扇，三個人的心事俱在一處」[48]，結構布局自有其巧妙之處，丁耀亢擅用「巧合」、「偶遇」等技巧，吻合其劇論強調必須「自出機杼」[49]，賴慧娟對此有更細膩的分析，包括「扇」

---

47 徐振貴曾歸納《西湖扇》與《桃花扇》兩劇有七點相似之處，包括：（1）劇名相似；（2）皆以扇做爲穿針引線之用；（3）皆借兒女之情抒興亡之感；（4）劇首皆附所據事實；（5）卷首皆標示作劇始末；（6）生旦皆於法會上重逢；（7）所寫意境、人物心情與詞句不無相似之處。徐振貴：〈孔尚任何以要用戲劇形式寫作《桃花扇》〉，《東南大學學報》第2卷第4期（2000年11月），頁81。

48 丁耀亢：《西湖扇．竊扇》，收入《丁耀亢全集》，頁787。

49 丁耀亢在相當於劇論的〈《赤松遊》題詞〉中提及時人作劇多喜摹擬前人，「近見自稱作者，妄擬臨川之四夢，遂使夢多於醒；因摹元海之十錯，又令錯亂其眞。不知自出機杼，總是寄人籬下。」《丁耀亢全集》，頁8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情節上以一物立主腦、三人情感因扇得失相互照應等。[50]

值得一提的是宋湘仙原型人物宋蕙湘實與曹爾堪無關，此一角色出現更多是爲了情節布局：一則明清才子佳人傳奇慣常安排二女或多女共適一夫；[51]再者兩女同姓宋，適合製造故事巧合，所謂「一姓同緣，並蒂荷花」[52]，方便製造驚奇，鋪展劇情。細究《西湖扇》內容，除宋蕙湘題壁詩被嵌入十六齣〈雙題〉外，劇中宋湘仙與宋蕙湘的身分與遭遇並不相同，宋蕙湘或有說是南明宮女，或西湖女妓，丁耀亢皆不採取這兩種身分，反將宋湘仙塑造爲金吾將軍宋門之後，爲一大家閨秀，其題有〈春蘭詩〉的扇子被顧史拾去，贈予宋娟，串起三人感情。而宋湘仙於金兵南下匆促逃難間被金兵擄走，後歸於金朝將軍婁室府中，婁室夫人爲一妒婦，見婁室偷情湘仙，於是百般凌逼，命其燒柴熱鍋、打漿挑水，使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遭遇，頗似當時發生山東一帶的「新嘉驛題壁」事件，爲一會稽女子，嫁予北方一粗鄙將軍爲妾，遭將軍悍妻百般虐待凌辱，夜間行至新嘉驛，留詩壁上，以訴悲情於知音，此事在當時文壇流傳極廣，唱和者頗多，[53]丁耀亢是山東人，應聽聞此事件，宋湘仙原型更有會稽女子的影子，由此可見此一人物形象拼湊之痕跡。丁耀亢借用宋蕙湘之「名」與「詩」，運用二女同姓、同遭遇，取其「雙宋」之意，以便製造巧合，顯見布局之佳妙。

然情節架構雖具巧思，但人物形象相對薄弱。第二齣〈閨訓〉宋湘仙先出場，透過湘仙母親訓示「針指女工，婦女本等」[54]，但「古來賢女，也須博古通今。」[55]形塑爲通曉書典的才女形象。女主角宋娟娟直到第四齣才出場，即使作爲西湖女妓，亦是「明眸初溜，如出水之芙蓉；豔質輕盈，似迎風之揚柳。終日留心翰墨，不喜逢迎」[56]的貞女、才女形象，隱約透露丁耀亢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淡化故事原型中才子與女妓的風流情事，回歸傳統才子佳人劇講求才、德、

50 賴慧娟：〈論《西湖扇》與《桃花扇》中「扇」之砌末運用與象徵意義〉，頁105-132。

51 明清才子佳人劇多爲「諸美共侍一夫」，參考王璦玲：〈清初江、浙地區文人「風流劇作」之審美造境與其文化意涵〉，頁449-458。

52 丁耀亢：《西湖扇．完扇》，頁798。

53 相關研究可參看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第五章「女子題壁詩考」，頁442-447。

54 丁耀亢：《西湖扇．閨訓》，頁748。

55 同上註。

56 丁耀亢：《西湖扇．徵豔》，頁7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智、貌的理想化、統一化標準。[57]再者，兩女出現齣數雖不少，三十二齣佔十七齣，但前幾齣如〈題扇〉、〈驚避〉、〈前難〉、〈後難〉等多爲推動情節進展的過場效果，無太多人物形象或性格鋪陳，其中十二齣〈前難〉、十三齣〈後難〉，及十六齣〈雙題〉、二十齣〈悲扇〉等雖敷演二女逃難過程對顧史思念牽掛之情，但多停留於感慨、悲嘆情緣不再的哀愁：

> 【山坡羊】（旦）影飄飄楊花無定，路迢迢水澄山映。亂紛紛游絲繫愁，病懨懨人遠分鸞鏡。魂暗驚，天涯獨自行。湖邊詩句，團扇親留影。月缺花殘，雲回煙暝。我想顧相公他也不是薄幸的，只是他行踪不定。難憑游子蓬飄，歲易更。關情被底鴛鴦，夢不成。（〈後難〉）[58]
>
> 【二郎神】（旦）空垂淚，嘆孤蓬，任飄零無地，涼月空庭寒不寐。西湖曾誓畫橋，柳偃花低，那月落杯香肩並倚。想當日題詩贈扇呵，空羅扇，團圓計日（合）枉留題，似御溝流水，紅葉東西。（〈雙題〉）[59]
>
> 【白練序】（小旦）情難訴，似鳳去簫空伴影孤。殘生恨，空付道符仙籙。凝佇扇裡書。這一柄扇，三個人的心事俱在一處。那扇上，團圓人未如。這扇子也不知經了多少折挫，才得到了今日。分飛處，向江湖水火、戰場風雨。（〈竊扇〉）[60]

無論旦扮飾的宋娟娟或小旦扮飾的宋湘仙，前前後後總是飄零無定、鴛夢難成之吟，不僅缺乏鮮明的人物特色，全劇亦無個性上重大轉折或超越。亦即，丁耀亢鋪陳此一主軸是拉長鏡頭、放大視角，將重點置於外在事件的衝突與轉折上，三人悲歡離合是世變下芸芸衆生之一幕，缺乏聚焦個別角色內心獨白與心境轉折，尤其對於這段情感的生發，兩女總處於一種被動的哀嘆，相較原詩中宋娟的聲聲呼喊，在渺茫中爭取一絲希望，劇中人物性格薄弱許多。

另一男主角顧史的形象亦不突出，被形塑爲國難當前只顧自家風流之人。第一齣〈訂遊〉顧史與陳道東於西湖相遇，陳道東滿腹憂國愁腸，對於小人當道、

57　王璦玲研究明清才子佳人劇，認爲劇中對女子的要求除了傳統「色」、「德」外，另外增添了相對應的「才」之要求，劇作家常以「才」、「情」並稱，以之與「德」相對應，塑造了一批「才、德、智、貌」兼備的女才子。〈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劇之「言情」內涵及其所引生之審美構思〉，《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頁138-146。

58　丁耀亢：《西湖扇．後難》，頁765。

59　丁耀亢：《西湖扇．雙題》，頁769。

60　丁耀亢：《西湖扇．竊扇》，頁7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家頹危欲有一番作爲，顧史卻只顧眼前風花雪月：

【解三醒】（生）羨文壇久尊雅道，推蘭社風雪同袍。羊裘蓬徑人難到，春杵下訂神交。當今友道輕浮，以黃金爲翻覆。就是名士，假稱聲氣，甚覺無味，如先生呵。高談雄辯人驚倒，俠氣文心定久要。（合）眞同調，更不須談詩論史說劍揮毫。

（外）尊兄如此過獎，小弟何以克當？只是時事堪嗟，世情日變，我宋家自南渡以來，不能興復，以錢塘爲都，上下偷安。又有奸臣力主和議，深爲可慮！小弟久懷忠憤，欲與敝師胡淡庵先生率國學諸生上疏力諫，未知何如？

【前腔】（外）嘆世運顚危誰可造，那白眼元龍氣未消。從來婺緯多憂悼，愁抱膝、苦無聊。（生）當此春風和暢，湖亭桃柳爭妍，故友桐城吳玄亭頗有素心，小弟欲買舟載酒相邀，借以解憂何如？（生）我待湖山遊賞尋芳草，沽酒聽鶯過六橋。（合前）

我聞西湖有一美人，姓宋名娟，頗通書史，可請來以成勝遊。[61]

一開場陳顧兩人的志向與格局高下立判。是以當陳道東前往朝廷犯顏直諫奸臣誤國，力止對金朝輸幣和議，甚至願意出使金朝耀顯國威嚇阻敵國時，顧史卻正眠花宿柳，與宋娟娟兩情繾綣，甚至是在花柳叢中驚醒而逃難。逃難過程時而思念兩女，但只能哀怨嘆氣，卻毫無作爲。第二十二齣〈逢故〉寫顧史久居金國，忽逢友人，酒館聚飲時又發「唯有柔情揮不去，斷琴常想續鸞弦」[62]思念西湖盟約之嘆，喟道「故國之夢已空，西湖之盟漸冷。只是想起扇頭詩句、壁上聯吟，有些閒情，又有些痴想。」[63]此時竟悲從中來，感嘆道「如今也都枉然了。」[64]彼時同飲中人有一俠客爲田光之後，聽聞顧史長吁短嘆，不禁惱怒曰：「顧兄好無丈夫氣。俺想此女在此處，待我訪知，便可了此心事，何必愁惱？」[65]此句「好無丈夫氣」便是劇中顧史形象的最佳註脚。其後顧史與宋娟娟先於皇姑寺相認，但顧史仍無法忘情宋湘仙，前往盜扇調戲，又偷聽二女互訴遭遇與衷情，最後出所盜之扇笑道「小生聽夠多時，原來天遣二美重逢，完成一扇。」[66]三人相聚後

61 丁耀亢：《西湖扇．訂遊》，頁747。
62 丁耀亢：《西湖扇．逢故》，頁779。
63 同上註。
64 同上註，頁780。
65 同上註，頁781。
66 丁耀亢：《西湖扇．亂盟》，頁7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一小波瀾，敷演金國將軍婁室不滿宋湘仙與顧史私下訂情，一舉告上宮廷，金國娘娘審理此案，宋娟娟與宋湘仙訴明原由，感動金國娘娘賜婚，而顧史最終只是坐享齊人之福。

反觀另一角色陳道東卻精彩許多，陳道東本爲南宋一國學生，因不滿南宋偏安、秦檜奸臣誤國，在金兵南犯時，滿朝文武百官無一敢直言極諫，因此自請出使金國，以顯國威，後被困於金國，放逐遼海，於遼東教習詩書，之後參與金朝廷試中舉卻不受命，請求南歸。陳道東雖爲一虛構人物，但其遭遇與心境卻有丁耀亢的寫實反映，劇中時間雖虛設於南宋，卻多處隱喻明代亡國情事，透國陳道東的獨白，潛藏一己心志。

第一齣丁耀亢便讓顧史與陳道東同時出場，頗有分庭抗禮之意，分別形塑顧史爲才名江表、人人稱羨的文人才子，眼中只有風花雪月之事；陳道東爲一憂國憂民，胸懷家國大事，壯志未酬的老學士。開場第一支曲子【番卜算】便表明陳道東的雄心大志：

【番卜算】懷寶氣衡霄，小草存幽抱。東牆談易過衡茅，伏櫪心難老。[67]

這是陳道東的雄心，也曾是丁耀亢的雄心，「小草」、「伏櫪」皆是丁耀亢詩文中常見自稱之詞。此後作者便沿此忠憤形象，層層遞進。第五齣〈廷諍〉寫彈劾奸臣、力阻議和；第十齣〈航海〉寫孤身冒海難出使金國；第十四齣〈不辱〉寫不辱國威，守節不屈，遭流徙漠北，忠憤形象已躍然紙上；最後久羈金國，因舉薦中試，卻不受封賞，堅持歸國，堅貞愛國之心更深植人心。丁耀亢在保有人物形象一致性下，又擅於藉由事件推進，厚實飽滿陳道東形象，相較顧宋三人，確實更令讀者印象深刻。

再者，陳道東的遭遇雖與丁耀亢不盡相同，但作者仍能在人物獨白的縫隙中，寄寓一己心志，言明壯志未酬，時不我與的苦悶情緒，如第五齣〈廷諍〉寫陳道東向朝廷諫言不被採納，慨嘆道：

【三段子】（外）杞人隱憂，望丹宸芻蕘未收。恤婺嘆周，效前籌、批鱗枉求。垂堂厦傾誰能守？一木空閑扶天手，何似高陽學縱酒？俺陳道東上書不用到也罷了，只怕奸臣恨俺，以此傾陷。這也隨他——

【歸朝歡】投閑去，投閑去，得休便休。甘石隱，浮雲遠岫。奸臣的、奸臣的無端禍，由抱孤憤，痛心疾首。俺如今避世埋名，藏身遠遁，佯狂避禍便了。

[67] 丁耀亢：《西湖扇．訂遊》，頁7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想四方，兵火生烽堠，江山半壁難依舊，只怕北地南冠盡楚囚。[68]

佯狂避禍是在滿清入關之初，丁耀亢採取的態度，彼時一部《化人遊》藉何野航狂遊的奇幻發想敷演一己避難狂遊的行徑與情思，此時再藉陳道東發抒救國無力、佯狂避禍之思，即是丁耀亢同一愁緒的再現。第十齣〈航海〉亦如此，藉由陳道東出使金國，道經東海遇難的一段省悟，傳達不肯臣服異族的英雄行爲，也表達世情反覆的無奈：

【泣顏回】（外）浩渺接天齊，望扶桑、影掛朝暉金光搖曳。波開萬頃琉璃，孤舟難繫。渺天涯一葉，飛無際。我想田橫以五百人不肯臣漢，魯仲連欲蹈海而死不肯帝秦，這都是英雄義士。俺陳道東雖不及你二人呵，羨田橫守島雄心，學魯連蹈海知機。

……

【前腔】（外）喜天風頓收，喜天風頓收，海澄雲霽，射蛟投壁吾何畏。我想人情反覆，仕途風波，何異於此！想人間世途，想人間世途，無往不平陂，顛危實難避。笑奸邪過謀，笑奸邪過謀，費盡心機，頃刻千里。[69]

田橫不肯臣漢、魯仲連不肯帝秦、陳道東不肯降金，亦即丁耀亢也「曾經」有過不肯降清的心志。此齣藉艄子之口說道「這又是一部《化人遊傳奇》了！」[70]意謂雖是陳道東的一番經歷，同時也是丁耀亢的心境寫實與獨白。

陳芳明談到現代傳記文學時曾說：「坊間流行的傳記文學，大多出自男性手筆。他們的個人記憶往往必須與歷史重大事件銜接起來，也證明男性權力的一脈相承。無論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是何等的歧異，一旦牽涉到自傳或回憶錄的書寫時，都不能忘情於他們是如何與時代精神或重大時刻有著密切聯繫關係。」[71]這事古今皆然，尤其處於易代之際，士人生命價值幾乎繫於政治情態的考量之下。「以劇寫心」、「以劇寫傳」是明清傳奇的特色，丁耀亢在其他幾部劇作包括《化人遊》、《赤松遊》及《表忠記》中皆可見於主角身上寄寓一己之思想、情感，《西湖扇》亦然，甚而陳道東便是丁耀亢的化身，直接走進了劇中，與改朝易代的國家重大時刻聯繫，塑造此一忠憤形象留傳後世，也爲自己的

68 丁耀亢：《西湖扇．廷諍》，頁753。
69 丁耀亢：《西湖扇．訂遊》，頁761。
70 同上註。
71 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地位定位。我們必須了解一個前提，丁耀亢的作品很多時候是在自家宴客演出，[72]觀眾多爲其友人，他們是熟識丁耀亢的，所以他藉劇中人物自述心迹，觀閱之人應不難理解。

綜言之，顧宋三人雖是實存，但作爲在歷史困境下被動前進之人，缺乏人物的主動與積極性，人物形象相對蒼白、薄弱；陳道東雖爲一虛構人物，但卻在歷史困境下能有更多主動作爲與獨立思想，並且隨著事件轉折而產生個性上的轉變，在人物形塑上，丁耀亢投注更多角色內在情感的糾結與表述，這也是一己情感眞實反映。

但我們不禁要問，丁耀亢寫作《西湖扇》其間正擔任鑲白旗教習，早已歸順清朝，若就王璦玲對丁耀亢四部劇作研究，認爲從《化人遊》、《赤松遊》、《西湖扇》、《表忠記》四部作品的寫作時間與內容看來，反映他在易代之際，從迷茫、痛苦到懷舊、動搖，最後承認現實的種種轉變過程，[73]此階段似是丁耀亢對於易族統治的接受與否之動搖期，究竟什麼事件使他動搖？亦即丁耀亢究竟藉寫生曹宋情事的《西湖扇》一劇寄寓何意？

三、《西湖扇》的寓意寫生：回與不回的雙美詮釋

（一）「雙美」的喻意

《西湖扇》中一個重要反覆出現的聲音就是「雙美」，丁耀亢層層鋪敘此一議題，由淺而深，由顯而隱，寄寓了頗多層次與複雜的意涵。首先由故事情節表象入手，以「雙美」同歸顧史做爲才子佳人情愛故事發展主軸，在概括大意的〈開場〉丁耀亢便點明此一發展主軸：

> 【沁園春】顧君名士，西湖結客，命駕飛觴。有宋家二美，題詩遺扇，訂結鸞凰。遇金兵劫掠，南北分飛失故鄉。留翰墨清風店壁，三地淒涼。故人出使遐荒，覓迹尋踪道路長。二宋同悲，一歸道觀，一陷官坊。逢扇在雲堂，續舊約三人重遘，奸阻傳聞面聖王。蒙恩配，登魁合扇，雙美播

[72] 丁耀亢詩作多有記載家宴或聚會觀看自編戲曲的情形，如〈問王尚書覺斯病起約看《化人遊》劇二首〉、〈癸巳初度《赤松詞》曲新成邀諸公觀賞作《赤松歌》自壽〉等。

[73] 王璦玲：〈亂離與歸屬——清初文人劇作家之意識變遷與跨界想像〉，《文與哲》第14期（2009年6月），頁1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詞場。[74]

【沁園春】做爲開場詞，統括故事發展情節，表面意指顧史娶得二宋雙美而歸，此本才子人生一大美事，亦是明清才子佳人劇之習套。後文延此主軸發展，在在提點此一重點，第六齣〈題扇〉因宋湘仙（劇中誤植爲宋蕙湘，混淆眞實與虛構者名字，第十六齣〈雙題〉敷演宋湘仙繼宋娟娟題詩清風店壁上，也將宋蕙湘原詩「鑲黃旗下贖文姝」一句植入，忽略劇中年代在南宋）遺扇被顧史拾得，顧史請同遊西湖三人吳玄亭、陳道東與宋娟娟聯句和詩於宋湘仙所題〈春蘭詩〉之後，詩和畢，顧史讚嘆曰：「好詩，好詩！結語宛轉、悲涼，可續扇頭之咏，稱爲二美。」[75]吳玄亭曰：「俺就將此扇代顧兄爲聘，今夜月明之下，便訂鸞交，灑酒湖山，即爲盟誓。」[76]以二詩之作同美，比喻才子佳人以「詩才」契合，凸顯「才情」爲情愛的要件；最後三人重逢，再重申「原來天遣二美重逢，完成一扇」[77]，同結一段美好姻緣。然而這看似美滿團圓的結局，卻在最後第三十二齣〈完扇〉急轉直下，發出如夢似幻、寓意隱晦的尾聲：

> 【羽調排歌】異域重逢，雙珠並佳，朋情女義堪嘉。東牆二宋總笈珈，明歲連璋早報瓜。（合）詩爲證，扇作伐，宮花兩朵襯烏紗。琴瑟弄，雨雲洽，單身二馬怎騰拿？
>
> 【前腔】斷處還聯，才逢又差，三人受盡波查。巫山飄雨濕裙靸，目斷遼陽淚掩沙。（合前）
>
> 【金錢花】門前喜鵲喳喳、喳喳，燈前望眼巴巴、巴巴，香薰羅帳好排衙。金釧響，玉鈎滑。
>
> 【前腔】一場異事喧嘩、喧嘩，宋家二美才華、才華，吟風詩句似丹砂。點化出，你和咱。（合前）
>
> 【尾聲】筆端有一幅嬌娃畫，兩樹紅梅香在几榻，教人聲沁齒牙。[78]

此爲最後一套曲子，唱者爲陳道東，原爲故事做總結回顧，同時祝賀顧宋三人連理結枝，但最後二支曲詞陳道東卻跳出劇中人身分，以局外人口吻說道此「異事」似妙法丹砂，可以點化「你和咱」，這「你和咱」指的自是觀戲之人與陳道

74 丁耀亢：《西湖扇．開場》，頁746。
75 丁耀亢：《西湖扇．題扇》，頁755-756。
76 同上註，頁756。
77 丁耀亢：《西湖扇．亂盟》，頁792。
78 丁耀亢：《西湖扇．完扇》，頁798-7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或丁耀亢自己），頗有後設戲劇之意味。而究竟點化什麼？最後一支【尾聲】更是餘韻繚繞，以筆端一幅畫、几榻兩樹梅作結，更有跳出戲境，回到現實生活喚醒夢中人之感。再回應本劇〈開場〉第一支【蝶戀花】：

> 【蝶戀花】今古排場無定案，假假眞眞，世事同秋扇。風惹游絲春色亂，漁郎笑指桃花片。　對酒高歌休按劍，醉眼蒙騰，爭甚秦和漢。夢裡閒情吹不斷，呢喃且聽雙飛燕。[79]

說明戲場皆假，何必認眞，而現實人生又何嘗不是一場大戲，如同秋扇，用捨行藏，有什麼好爭，不如醉眼迷濛，寄情於戲曲世界吧！丁耀亢所發言論也是明末清初文人常見之戲曲觀，如吳偉業爲鄒式金《雜劇三集》作序時言：

> 余以爲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夢，終身顛倒，何假何眞？若其當場演劇，謂假似眞，謂眞實假，眞假之間，禪家三昧，惟曉人可與言之。[80]

吳偉業在此也談「人生如夢」，但不同於禪宗的勸化出世，不同於明儒的人生哲理，而更涵蘊著世變中茫然顛沛的世路下，對人生眞眞假假的難以分辨，這當是彼時文人面對改朝易代下，身心頓失依據的一種心境體悟。由此觀之，或可謂明末清初某批文人高唱「人生如戲」時，並非眞正體悟與解脫，而是對世變的難以掌控與茫然。

丁耀亢亦然，雖以戲說人生，但卻同樣寄寓著複雜的情緒，在第三十二齣總結全劇的四句下場詩透露了端倪，而這四句下場詩恐怕才是其在戲曲外衣層層包裹下所欲傳達的眞正意涵：

> 天上雙星不易投，飛花常恨水空流。
> 王嬙不返仍青冢，蔡琰重歸已白頭。[81]

這首詩嗅不出任何團圓喜劇的味道，反倒透露些許無奈。前二句意指人世間如意之情事少之又少，即便《西湖扇》敷演雙宋歸顧，最終喜結連理，但人間終究多的是雙星不易投、飛花凋零水空流的結局；然而更無奈的是，無論結局如何，或如王嬙出使匈奴不復返，或如蔡琰終而重歸漢土，到頭來仍究逃不過時間的無情催殘，或青冢，或白頭。

79　丁耀亢：《西湖扇．開場》，頁746。

80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收入鄒式金：《雜劇三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

81　丁耀亢：《西湖扇．完扇》，頁7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丁耀亢最後用了王昭君與蔡文姬的典故做結，饒富興味。昭君與文姬之典向來受到文人的青睞，其中糾結著家國、政治、愛情、親情、身後名等多重交疊複雜的議題，[82]頗能觸發歷代文人生命的遭遇感受，再經過不斷論述與意象建構，層層堆疊，豐富了兩個典故的象徵意涵。其中「昭君出塞」與「文姬入塞」這組相對議題，亦是後代文人最喜比附發揮的，透過不同視角的評議與討論，或肯定昭君有始有終，爲國犧牲；或批評文姬歸國，不能終一；或感慨昭君終埋異域，而文姬幸能歸國等等，[83]無論何者，總能寄予議論者一己之情思與立場。同樣，丁耀亢在《西湖扇》重拾「昭君出塞」與「文姬入塞」這組典故，亦綰合他當下處境，對於「不返」／「重歸」的議題，緊扣一己「回」與「不回」的政治處境，有了另一種「雙美」的評論與看法。

（二）「回」／「不回」的雙美詮釋

再回到上述「雙美」的論題上，它是情愛故事發展的主軸，同時也寓意「不返」／「重歸」、「不回」／「回」的「雙美」之意。宋娟與宋蕙湘兩女的題壁詩都談到了明妃與文姬的典故，宋娟詩有「誰謂文姬哀？文姬猶返闕。誰謂明妃怨，猶能封馬鬣」[84]、宋蕙湘詩言「誰散千金齊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85]，但兩人期待的同樣是被贖回的文姬命運，所以《西湖扇》中丁耀亢總結：「王嬙不返」／「蔡琰重歸」這個對比概念顯然不是分別指稱原詩中的兩女寄盼，也不是《西湖扇》中兩女的結局，而是顧史與陳道東兩男的抉擇。再回過頭來看情節發展，即有明顯的脈絡可循。《西湖扇》中顧史與陳道東同爲南宋人，前者被羈至金朝；後者自願出使金朝，兩人後來羈留於金，並參與金朝廷試對策，以「北蒙南宋」政局爲題，從對策內容看，彼時顧史已全然投靠於金，陳道東卻仍自詡南宋使臣身分：

（生）臣顧史謹對

---

82 如張高評分析唐宋詩中王昭君形象便有：（1）漢宮秋，（2）出塞淚，（3）異域恨，（4）琵琶怨，（5）身後名等五類。張高評：〈王昭君形象之流變與唐宋詩之異同〉，收入衣若芬、劉苑如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頁497。

83 關於歷代文人對兩人的褒貶品評，可參考衣若芬：〈「出塞」或「歸漢」——王昭君與蔡文姬圖像的重疊與交錯〉，《婦研縱橫》第74期（2005年4月），頁1-16。

84 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頁743-744。

85 宋蕙湘：〈宋蕙湘原詩〉，頁7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腔】（生）羈臣賤，愧俊英。保安邦，在天心好生。本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攻圍乘勝，中原百戰干戈定。只因兩國久和，將驕兵惰，還要權歸於上，嚴戢武臣。擁強兵，帶礪徒驕縱；淫靡燕，安相慶。須使文臣一心爲國，武將守法奉公，兵威遠振，南北自服。要澄清，中外同心，誰能思逞。

（外）臣陳道東，係南宋使臣，願伸舊好，以佐明問。

【金蓮帶東甌】（外）窮邊用兵難角競，鞭長馬腹無善騁。那宋家是鄰國，久通和好。親隣境，輔車可憑。昔者文王以大事小，湯以強服弱。那宋原係同盟，如以敵國之禮相待呵，從前仇衅一朝平，沙漠自休兵。[86]

顧史自稱臣，建議權歸金朝君主，只要文臣一心向國，武將奉公守法，便能使北蒙、南宋臣服，嚴然以金臣自居；而陳道東自謂南宋使臣，除建議息兵外，重申兩國和好之道，兩人態度與心意迥然有別。放榜後陳道東中一甲第二名，顧史爲一甲第三名，受封時，顧史欣然接受，陳道東卻拜辭了：

（內）第二名陳道東。（外跪介白）使臣原係宋朝，負罪北方，不敢受職。（起立介）（內）第三名顧史。（生跪介）（眾呼萬歲謝恩介）。[87]

兩人行徑說明了政治立場與抉擇，最後以顧史留在金朝，陳道東回返南宋爲結。再回顧本劇最後兩句「王嬙不返」／「蔡琰重歸」，喻意不言自明。然對丁耀亢而言，無論是顧史或陳道東的選擇，無對無錯，是雙美。

這樣的隱喻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的是，本劇既據眞人實事而編，顧史即曹爾堪，陳道東即丁耀亢，劇中顧史投金，陳道東歸宋，在現實對應上是否亦有弦外之音？

《西湖扇》一劇約完成於順治十年（1653），彼時丁耀亢正值鑲白旗教習考滿期間（1651），準備前往直隸擔任容城教諭，但之前旅居京城約五年困頓的宦旅生活，使丁耀亢此時充滿苦悶的思鄉、倦遊與對自己未來茫然的困惑之情，寫於約一六四九年〈劉憲石學士春夜招飲次除夕前韻四首〉可以完整呈現這些複雜情緒：

不去因逢歲，投閑近索居。問年成散木，臨壑美神魚。感遇多春酒，生涯老歷書。誰能尋樂土，高枕即吾廬。

臘鼓催除夕，殘燈照旅身。世移嗟失路，客久嘆違親。禮抗公卿僭，貧依

86　丁耀亢：《西湖扇．廷薦》，頁790。

87　丁耀亢：《西湖扇．鬧宴》，頁7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舊眞。名緣終假托，汗漫近天民。

風土皆堪共，安知吾有家。衣冠從北制，心事近南華。歲駛疑星縮，人多亂鳥嘩。西陵松柏禿，日暮隱悲笳。

青山舊不貧，行樂幾違春。竹影稀誰補，梅花遠益親。客愁尋事減，鄉夢到年頻。往歲歡兒女，天涯欲溼巾。[88]

客旅生活的貧困及年節的思親，令丁耀亢更掀鄉愁，同時對於爲一小官職而離鄉背井一事常有所思所感。清朝教習主要教導滿人子弟讀書、習字，分教習滿文、蒙古文、漢文的課程，是滿清政府入關後積極栽培滿人子弟的措施。[89]丁耀亢作爲教習滿人漢文的老師，對於這份無法展現大才的職位，他僅能以「傳聖人大道於絕域」之重責自我安慰，〈歸帳教習遼滿諸生四首〉中〈其一〉與〈其二〉便記述擔任教習的工作與傳道之責：

玄菟群英拜杏壇，朱纓蓬笠簇桓桓。魯經初識服官易，譯語猶多辨字難。

環立虎頭爭進退，馴來龍性問支干。講堂四壁留風雨，應有先生愧素餐。

城角荒垣草木萋，沖寒驢背走沾泥。一春風雨雜冰霰，半世詩書入鼓鼙。

放豕似賞童子債，牧羝忽憶武卿妻。莫言異域傳經少，木葉山頭亂鳥啼。[90]

丁耀亢自我寬慰在北地教習滿人子弟，至少能馴化遼滿人勇猛好鬥性格爲知書達禮之人，且能將漢人典籍北傳荒漠之地，也算得上不負讀聖賢之書。話雖如此，但詩中總難掩北地教童，對風俗民情的不適與官小位卑、志難獲展的自嘲。同一首詩〈其四〉：

匡床霪雨苦寒侵，夏日晞陽白晝陰。檐外朔風連大漠，城邊秋氣響長林。

雄關塹遠塵沙黑，廢苑人空草木深。徙倚氈廬思酒伴，羊裘五月正堪尋。[91]

明白指出北地生活條件之差，苦雨、陰晝、朔風與塵沙，但最令人難受應是孤獨寂寞，故時而思酒伴、尋羊裘，羊裘垂釣有歸隱之意，此時已萌發隱退之思。

此情此景均爲丁耀亢彼時纏繞於心的複雜情思，自然也被一一寫進同時期創作的《西湖扇》中，陳道東出使遼國後被羈，流徙漠北，因該地達官知其忠義，

88 丁耀亢：〈劉憲石學士春夜招飲次除夕前韻四首〉，《陸舫詩草》，頁26。

89 可參考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工作〉，《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2年12月），頁71-154。

90 丁耀亢：〈歸帳教習遼滿諸生四首．其一、其二〉，《陸舫詩草》，頁48-49。

91 同上註，頁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便留他於遼地充當教習，教導遼人子弟讀書，第十九齣〈遼帳〉寫的便是此事：

> 俺陳道東因上書得罪，出使北朝。將俺北遷遼海，此地人習射獵，不喜詩書。幸喜本部達官，知俺忠直，請俺教訓子弟，這也是聖人大道傳之絕域了。[92]

丁耀亢於此大書特書孔孟之道，重申聖人以德教化，不分華夷，唯有擐兵息甲、愛物推恩，才是聖人治國大道：

> 【北上小樓】（外）天惠生民，應運爲君。外不過愛物推恩布黔黎，功滿乾坤。舜日堯年，禹儉湯仁，太古裡尊賢明訓。不嗜殺，爲邦之本。（眾）先生講的我學生好喜也。（眾舞介）（外）且聽著，還有妙處：息干戈，洽臣鄰；動天心，悅鬼神。雨順風均，瑞鳳祥麟，八荒來覲，全不消觀兵開衅、躍馬河津。噩噩渾渾，這的是羲皇泰運。
>
> 【北四換頭】（外）論強兵利刃，說甚麼耀武揚威楚共秦。怕的是天心移閏、王靈威損，竭脂膏、四海崩淪。致中原鳥驚獸奔，才信道儒功穩。[93]

此一齣藉戲說教，似明指金國，實暗喻清朝，應有遙對滿清治國的呼籲！之後藉劇中人陳道東學生耶律楚材廷試中一甲第一，感謝師恩「自受先生之教，這些蒙古諸生，一個個溫習經史，漸有中華氣象了。」[94]爲自己的教習生涯增添自我寬慰之成就。

但陳道東終究選擇不受金命而重歸南朝，現實生活中的丁耀亢同樣面臨對容城教諭接受與否的兩難。此前提到的客旅愁困，使他對此一新任職位充滿猶豫，約做於順治十年（1653）〈李龍袞給諫傳予教授容城欲辭未果〉一詩清楚表明他最初不願接受容城教諭的意向：

> 己將生計付漁竿，誰解鷓堂戴竹冠。久笑課兒成考績，應司祭肉號爲官。
> 門生但可趨氈帳，老子從無隔杏壇。美釀三升殊不惡，蕭蕭易水莫言寒。
> 青袍委珮不因貧，手板何緣拜後塵。性本飛揚宜下考，天將游戲報奇人。
> 傳書種黍遺諸子，捧檄登車愧老親。擊柝抱關原不惡，歸遲恐負故山春。[95]

詩中雖明言一己不喜受拘，欲將此生託付漁樵逍遙自適，再加上思鄉心切，深怕屢於仕途擔擱，有愧家鄉等待之親老，故不願再受此容城教諭之職；但字裡行間

92　丁耀亢：《西湖扇．遼帳》，頁774。

93　同上註，頁775-776。

94　丁耀亢：《西湖扇．還旌》，頁797。

95　丁耀亢：〈李龍袞給諫傳予教授容城欲辭未果〉，《陸舫詩草》，頁1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袍」、「擊柝抱關」等字詞，更有意無意透露對於官小位卑的無奈。

丁耀亢最終仍接受新職前往容城任命，但陳道東辭了金朝官職更眞實反映丁耀亢的心聲。在丁耀亢透過戲曲手法轉折、隱晦呈現一己心志的同時，我們當可再層層剝解這份對新官職的受與不受除了可言說的客旅鄉愁、志不獲展之情，透過陳東道「忠」的形象，其實同時也隱含著對於臣服異族的受與不受。雖說此時滿清政局已大致穩定，遺民的各種抉擇，或不仕異族、或逃遁隱居、或最終轉任新朝等早已有所取捨，丁耀亢從早期抵抗仕清，終因生計所困，受龔鼎孳等人薦舉，最後也接受了鑲白旗教習的清職，然又何以於此時再透過劇中人傳達不仕異族的情懷？若再考察丁耀亢當時的情境，亦有理可尋。

《西湖扇》中的主角指涉曹爾堪，曹氏家族在明清之際是嘉善地區一大望族，爲一崇尚儒學的書香世家，早在明朝族人就多有入閣佐政。曹爾堪在明朝末年即享有聲譽，與同里錢繼振（生卒年不詳）、郁之章（字衷恒，順治六年進士）、魏學濂（字子一，1608-1644）等人唱和，時稱「柳州八子」，清初時更爲柳州詞派代表人物與中堅力量，又與山東曹貞吉（字升六，1634-1698）並稱「南北二曹」，譽爲清初「海內八家」之一。[96]明清的改朝易代在曹家似乎沒有造成太大困擾，曹爾堪於滿清入關後順治三年（1646）舉浙江鄉試，六年（1649）北上赴京應進士科考落榜，九年（1652）再考，中二甲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97]《西湖扇》中顧史中科舉也有此事的影子，若再看第十八齣〈遇詩〉中顧史說「俺如今既在金朝，料已不能歸去。在此處也可出頭，還將舊時學業做起，或者別有機緣，也未見得。」[98]便可知丁耀亢眼中曹爾堪對於食清祿的態度。再看看同時期丁耀亢交遊之人，包括龔鼎孳、王鐸、劉正宗諸人，皆爲降服滿清而獲高官，富貴顯達的朝廷重臣，「不能歸去，在此處也可出頭」正說明了這群人的抉擇。相較之下，丁耀亢由先前拒受清祿，到後來失節，但最終仍只獲「教習」、「教諭」之小職，連基本生活溫飽皆不可得，此一代價情何以堪！無怪乎其詩文中常發「不堪歲暮投竿去」[99]、「倦游予亦歸心切」[100]等長鋏歸來之嘆。

96 王靖懿：〈曹爾堪家世與生平事迹考索〉，頁35。
97 同上註，頁36。
98 丁耀亢：《西湖扇．遇詩》，頁774。
99 丁耀亢：〈海上次劉子羽贈別入城〉，《陸舫詩草》，頁201。
100 丁耀亢：〈夜雨留邸士區說故鄉事〉，《陸舫詩草》，頁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劇中除了以王嬙與蔡琰對比外，頻繁運用「蘇武還鄉」、「華表鶴歸」二典，也是一而再，再而三重申其思家、思鄉、思故國的多種複雜情緒：

> 【意難忘】（外行衣上）歲暮星霜，嘆馳驅南北須發蒼浪。由余難負國，蘇武未還鄉。（小生）先生，你憑雁足，渡遼陽，桃李滿遐荒。（眾）義難忘，氈裘雪帳，分袂河梁。
>
> （外）三年氈帳笑談經，（小生）皂帽無勞羨管寧。（眾）還如化鶴重歸去，（外）疑是遼陽烏姓丁。諸生今日持節遠來，必有見教。（小生）門生感老師時雨之教，仰體受命不辱之誡，今日早朝，同諸生奏請皇上。不忍以官職強留大賢，久困絕域，仍將南朝出使旌節奉還，特遣門生木清客，以翰林院編修陪往江南通聘。（還節科）請受過旌節，諸生方敢拜別。（外拜受節介）萬歲，萬歲，萬萬歲！[101]

由余與蘇武同樣是一組回／不回的對照組。由余原是春秋時期西戎綿諸國大臣，綿諸王派其出使秦國，秦穆公知其賢能，望能招攬由余爲用，知由余必不肯，運用計謀先將由余留置秦國，並派人送女樂迷惑綿諸王，使之不理政事，國政混亂，由余返國後屢勸不聽，終在秦人勸說及以禮相待之下投靠秦國。蘇武則是於漢武帝時出使匈奴，匈奴單于知其賢，多次招攬，蘇武矢志不從，後遭放逐北海牧羊，生活困頓貧苦仍守節不屈，漢昭帝即位後，與匈奴議和，得以釋放歸國。此兩人最終命運不同，對於由余難以辜負秦國，終留於秦，丁耀亢予以同情，但他則以蘇武守節，終能歸國自許。至於化鶴重歸的仙人丁令威，丁耀亢亦常於詩文中自喻。[102]丁令威爲遼陽人，學道靈虛山，得道後化鶴飛歸遼陽，同樣是丁耀亢思歸情緒的反覆表現。順治九年（1652）邱士區（生卒年不詳）來訪，丁耀亢著〈夜雨留邱士區說故鄉事〉中即寫到「投荒蔡女貧難贖，絕塞蘇卿老未還」[103]、「倦遊予亦歸心切，詩酒應尋伯仲間」[104]，正是同一典故、同一情緒於《西湖扇》中的反映。

再回歸主題，對於這些在生活中曾經給予無論是金錢或工作資助者，丁耀亢對其抉擇雖不全然認同（或說無法企及），但仍持肯定態度，有如劇中第三十一齣陳道東門生耶律楚材奏請皇帝放陳道東南歸，陳道東所言「君臣師友，可謂兩

---

101 丁耀亢：《西湖扇．還旌》，頁796-797。

102 如〈贈大司馬張坦公先生七言排律〉：「華表鶴歸城漫滅，邵陵瓜老逕蓁蕪。」〈贈壽光宗侄進士丁聲其〉：「臥腹老松將起夢，渡遼古鶴未辭籠。」等皆以丁令威自比。

103 丁耀亢：〈夜雨留邱士區說故鄉事〉，《陸舫詩草》，頁147。

104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105]又第十六齣〈雙題〉雖聚焦於宋娟娟失扇、宋湘仙復得，結尾一句「一詩二美，得失總難窺」[106]不也綰合著政治抉擇之喻。「兩全」、「二美」即本劇最主要的核心思想，雖以才子佳人架構主軸情節，但《西湖扇》的核心意旨卻圍繞在回／不回的糾結矛盾中，此一矛盾深層意涵即丁耀亢再一次仕／不仕異族的情緒糾葛，而最後他以「雙美」爲自己與友人解套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丁耀亢以「雙美」爲自己及不同政治抉擇的友人解套，但此一抉擇卻也沒有爲他帶來更大的安定、平靜或自適。我們反倒可以看見丁耀亢的遺民情懷，在人生未定的前程及對生命價值意義的搖擺疑惑下，對於時間流逝的焦慮感，「蔡琰重歸已白頭」、「蘇節重歸已不毛」[107]的深切感慨，即使守住了節操，守不住的是時間流逝後，終難挽回的從前美好之繁華盛景或空有之理想與抱負吧，對此也只能徒呼負負！

結論

明末清初落難女子題壁詩的內容與文人的生活形態與心境有著高度的重疊，這重疊的表現形態透過內涵抽譯與轉換，往往成爲文人託喻一己遭遇、心境與思想的載體。《西湖扇》有其特殊的寫作背景，是丁耀亢受友人曹爾堪請託，根據曹爾堪與宋娟事蹟改編而成，然請託背後隱約透露丁耀亢窮困生活與接受資助的境遇，此一境遇也影響之後的抉擇。

丁耀亢寫作此劇時正面臨生命中另一關卡容城教諭去留。劇中丁耀亢透過虛實交錯筆法，一面寫曹宋的情愛故事，一面虛構陳道東爲己發聲，寄寓個人的故國之思與生命之感，巧妙將「才子佳人」與「書懷寫憤」穿插展演，以達寓意寫生之效，也重新形塑一己「忠憤」形象，希驥留名傳世。

若說《化人遊》一劇傳達的是丁耀亢因家國頓失，顛沛流離，生活與生命失去依據，託身何野航四海狂遊表現一己於亂世中的逃離解脫；《赤松遊》是接受清職、生活稍定後卻感志不獲展，欲以求道出世表達對仕途的失望與棄絕；那麼《西湖扇》所面臨的則是丁耀亢對仕清一事的重新省思。雖然丁耀亢在京城任鑲

105 丁耀亢：《西湖扇．還旌》，頁797。
106 丁耀亢：《西湖扇．雙題》，頁771。
107 丁耀亢：《西湖扇．遼帳》，頁7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旗教習期間結交如王鐸、龔鼎孳、曹爾堪等權貴，但眞實生活形態卻與這批人截然不同，在看似風光的生活下，卻爲溫飽所苦，「貧困思歸」、「知音不存」的愁緒時常困擾他。故面對容城教諭一職，心中多所猶豫，最後雖仍接受了，卻藉劇中陳道東的辭卻傳達一已最眞實的聲音。

《西湖扇》雖是作者丁耀亢的心境，也代表某一批具遺民情懷者的心聲。他們既不是忠於明朝、入清不仕的守節之士，也不是隨波逐流、改仕異族的變節之士，而是遊移其中，曾經經歷過故國的美好，對故國有揮之不去的情感；但面對新朝的開恩與召喚，或生計的實際需求，不得不對現實低頭。這其間的矛盾掙扎已是痛苦，若失節後卻事與願違，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使這樣的轉向不僅有更多的糾結，更是情何以堪。

然此時丁耀亢已能以一種更包容的心境看待改朝易代的種種現象，他關注的非僅君臣之忠，尚有朋友之義，他也明白在一個複雜的政治氛圍中，衆多錯綜複雜原因推使每個人走向不同的抉擇，這無對錯可言，只是各憑己志，故無論是顧史或曹爾堪的留（效忠清朝），陳道東或丁耀亢的走（不願仕清）都是雙美；或如同曹爾堪的醉心風月，與他的用心政局，同樣無好壞之分，亦是雙美，劇中一句「君臣師友，可謂兩全」道盡心意。不過已近中晚年的丁耀亢，對於生命的無能爲力，未來的不可期許，似乎也只能以時間的無情、功名的虛假做爲自我之寬慰，劇終兩句「王嬙不返仍青冢，蔡琰重歸已白頭」所傳達的省思，點醒人生功過成敗，最終逃不過青冢一堆，白髮蒼蒼的時間催迫，凡事何所求？呼應著開場詞「今古排場無定案，假假眞眞，世事同秋扇」的人生如戲之喟嘆。

最後借用王德威定義「後遺民」總結丁耀亢的心境與心態，王德威說：「『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遺同時又是遺『傳』——傳衍和留駐。」[108]丁耀亢正是一個被新舊朝代遺棄，對於生命過程充滿匱乏與缺憾，因而極爲渴望傳衍留駐生命之價值與痕迹的廣義遺民，這是一種複雜情感的交疊表現，且當不是丁耀亢一人獨特的生命狀態，應是當時爲數不少文人的生命共同心聲與樣貌。

[108]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末清初落難女子題詩與文人託喻：論丁耀亢《西湖扇》的寓意寫生

林智莉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丁耀亢《西湖扇》寫於清順治十年（1653）清兵入關後，烽火稍息之際。本事源自兩首戰亂期間遭擄北上落難女子題壁詩：一爲南明宮女宋蕙湘題於汲縣之詩；一爲西湖女妓宋娟題於清風店之詩，兩詩皆披露落難被擄、慘遭凌辱、期待救贖之悲痛心境。宋蕙湘一事文壇流傳尤廣，文人和詩者多，丁耀亢爲據以寫劇第一人。

寫作目的據其子丁愼行〈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所言，爲石渠先生求丁耀亢借題說法，使有情人終成眷屬。湖上鷗吏〈西湖扇敘〉則說是作者欲令觀者知絕世才媛遭時不遇之事，以爲天下憐才者一澆塊壘。細繹《西湖扇》，除寫烽火才子佳人悲歡離合故事外，另虛構陳道東一角隨劇始末，爲作者身處異朝的游移矛盾發聲。故事結局雖圓滿，作者卻以「王嬙不返仍青冢，蔡琰重歸已白頭」爲結，寄寓一己之政治立場與抉擇及對時間流逝下自我定位的焦慮。

明末清初女子落難與文人落難處於同一時空背景卻有不同處境與困頓，男性作家往往透過不同性別視野，賦予女子落難題詩新的詮釋與論述。本文擬以《西湖扇》爲例，探究丁耀亢如何透過虛實交錯、意象轉替及多重視角，藉劇作演繹戰火下才子佳人之遭遇，並託寓一己或當代普遍文人之情感。

關鍵字：丁耀亢　西湖扇　明清傳奇　遺民情懷　題壁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Use of Captive Women's Poems as Metaphors for Literati's Situations: A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in Ding Yaokang's *Xi Hu Shan*

Zhi-li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 Hu Shan (*West Lake Fan*) was written by Ding Yaokang in the 10th year of the rule of Qing Emperor Shunzhi (1653) after Manchu troops had forced their way into China. The story originated from two poems inscribed on walls by two women held captive by the north during wartime. One was written by a palace maid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Song Huixian, in Ji County, and the other was written by a prostitute at West Lake, Song Juan, on a wall in Qing Feng Dian. Both poems conveyed the two women's misery in being held captive and abused, and their longing for rescue. Ding Yaokang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adapt the poems into a play.

Ding Yaokang's son Ding Shenxing explained in *A Full Account of the Creation of Xi Hu Shan Tale* that Ding Yaokang was asked by Mr. Shi Qu to write the story, in which those in love could be united in wedlock. However, Hushang Ouli expounded in *The Narration of Xi Hu Shan* that Ding Yaokang had made known the misfortune of talented scholars and fine ladies during wartime to ease readers' grievances. A close reading of *Xi Hu Shan* reveals the fact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e tragic lovers in troubled times, Ding Yaokang created a fictitious character Chen Daodong to speak for his own awkwardness of living under the rule of a foreign power. Although the story came with a satisfactory ending, the author used Wang Zhaojun's eventual death in a foreign land and Tsai Yan's returning to her Han Chinese homeland only after she grew old to imply his own political stance and choice as well as his anxiety for self-identity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hile living at the same time period, captive women and ill-fated literati encountered different types of misfortune. By adapting their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viewpoints of a different gender, the male writers brought new discus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to poems written by the captive women. This study takes *Xi Hu Sha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Ding Yaokang used both fictitious stories and true events, metonymies, 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adap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misfortune of captive women in wartime into a play to symbolize his own frame of mind or that of the literati in general at that time.

Keywords: Ding Yaokang Xi Hu Shan Ming-Qing tales
adherents' feelings poems inscribed on wall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丁耀亢：《陸舫詩草》，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_____：《逍遙遊》，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丁愼行：〈重刻《西湖扇傳奇》始末〉，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方秀潔：〈明清女性創作絕命詩的文化意義〉，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王靖懿：〈曹爾堪家世與生平事迹考索〉，《河池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2012年6月，頁35-39。

王瓊玲：〈清初江、浙地區文人「風流劇作」之審美造境與其文化意涵〉，收入《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

_____：〈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劇之「言情」內涵及其所引生之審美構思〉，收入《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

_____：〈亂離與歸屬——清初文人劇作家之意識變遷與跨界想像〉，《文與哲》第14期，2009年6月，頁159-226。

皮日休：〈桃花賦〉，收入董誥等編：《欽定全唐文》第17冊卷796，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2年。

石玲：〈丁耀亢劇作論〉，收入李增波主編：《丁耀亢研究——海峽兩岸丁耀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

衣若芬：〈「出塞」或「歸漢」——王昭君與蔡文姬圖像的重疊與交錯〉，《婦研縱橫》第74期，2005年4月，頁1-16。

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收入漢學研究中心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年。

_____：〈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總14期），2010年12月，頁289-344。

宋娟：〈宋娟題清風店原詩并序〉，《西湖扇》，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宋蕙湘：〈宋蕙湘原詩〉，《西湖扇》，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收入鄒式金：《雜劇三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

林津羽：《無名／匿名與暴力書寫——明末清初女性題壁詩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林智莉：〈遺民的求仙路：從《化人遊》與《赤松遊》看丁耀亢的遊仙與證道〉，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曾永義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姚燮：《今樂考證》，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輯：《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

徐振貴：〈孔尚任何以要用戲劇形式寫作《桃花扇》〉，《東南大學學報》第2卷第4期，2000年11月，頁76-81。

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湖上鷗吏：〈西湖扇敘〉，收入《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張高評：〈王昭君形象之流變與唐宋詩之異同〉，收入衣若芬、劉苑如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

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工作〉，《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2年12月，頁71-154。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作爲一種現象的遺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4年。

劉洪強：〈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眞僞考〉，《中國典籍與文化》總第88期，2014年1月，頁51-56。

蔡九迪：〈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賴慧娟：〈論《西湖扇》與《桃花扇》中「扇」之砌末運用與象徵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19期，2004年12月，頁105-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